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八美圖
第十三回 月姑寅夜走山塘 上卿忿怒命歸陰

沈安人叫月姑快些逃走，月姑應道：「孩兒乃是女流之輩，不出閨門，叫我要逃走何方？」安人道：「女兒，目下事急了，不如且到華家，或是張家，暫避幾時。等待你爹爹氣平，那時再作區處。在外須要保重，衣衫不要多帶，只好首飾釵環打了一個小包袱，從後門出去。況身中有孕，切須小心行走。若有順便，通個信息與我，免使你娘心焦。」

月姑一時傷心起來，眼淚汪汪。心中猶如針刺刀割一般。安人亦下淚道：「女兒休要傷悲，只恨你自己做下沒來由之事，今當急切之間，留不得你！預早逃走，方免災禍。」

忽見丫頭報說：「大相公此刻又發暈了，員外請安人出去！」

安人向月姑道：「女兒，為娘的如今不及送你了。」

又對丫環秀梅道：「你可速同小姐開了後門去，關門進來；打從大門東首，一重重悄悄開出去，然後到書房如此如此。」

秀梅答應曉得。月姑說道：「母親且慢些去，女兒還要拜別。」

安人道：「如此機會，還要拘什麼禮！」

一直下樓而去，到書房看視上卿了。月姑此時心中慘切，珠淚淋漓，忙把釵梳匣開，取幾件金珠細軟，包了羅帕，藏在胸懷。叫秀梅陪她下去。二人下樓，將近二更時分，並無人知覺，幸有月光照見，一齊到了後園門。月姑到此情景，肝腸寸斷，三番兩次，回頭難捨。秀梅也覺傷心道：「小姐須要保重，行路之人，切莫悲哭，恐人動疑。」

月姑道：「是」。秀梅即關了後門，依安人吩咐言語，即從東首把門一重重開到大門，方才走到書房而來。只見員外與安人都在牀前啼哭，員外哭道：「你是久病方痊之人，生不得氣，今日動惱恨，為父的看你這般光景，多像要歸無常之路，只可恨這賤人。」

安人假意兒咳嗽一聲，丟個眼色，將頭亂搖，似乎止住員外不可多言。時已近三更，上卿漸漸甦醒，員外安人方住了哭。近前叫說：「上卿，我兒你要有主意，不可把爹娘急壞。」

上卿喘氣不定，只點頭答應而已。員外又叫昌德快去請好醫生。昌德應道：「員外，嘉興的郎中，是無一個有用的。倒是去蘇州再請何相公前來，還是好的。」

員外道：「怕他不肯來，空費往返。況大相公這等光景，那裡待得許久！」

安人拭淚道：「今夜先請一個醫生與孩兒診視。然後去蘇州請何相公，多送他些銀子，表叔必定肯來。」

員外說道：「事已至此，昌德你先去請個醫生。」

昌德即時行出外邊，一見門多已開了，心中疑惑。再到大門，連大門也是開的。昌德大驚，連忙閉上大門，奔到書房而來說道：「員外不好了，家中被賊入內，把門一重重開出去，不知偷了什麼東西逃走。」

安人心下明白，員外正苦上卿之病，呆呆在書房立著。忽聞此言，應道：「人若要死了，一齊偷完了，一並了局，不干我事。」

安人假意道：「員外，你到自在說話。」

便叫眾丫環各執燈盞四處照看。眾丫環小使各執燈籠周回亂照，照到高樓之上，單不見了小姐。安人假意著急盤問秀梅，秀梅假意應道：「方才小姐打發我到書房看視大相公，如今不知小姐哪裡去了。」

安人即走至書房，招了員外出來說道：「女兒如今不知哪裡去了。」

員外聞言，氣得暴跳如雷，大怒罵道：「一定是你通風，放走了這賤人，還是來愚弄我！」

安人道：「員外何出此言？我和你年老夫妻，安敢相欺？」

員外又吩咐眾家人女眷：「各處分頭尋找，若拿得這賤人，我一時就要處死，方消我的恨氣。也免出丑敗壞家風。」

安人悄悄吩咐眾人：「不必去尋。員外若問，只說尋不見，我各賞你們每人一錠銀子。」

眾人聽見安人如此說，大家一齊去睡了。再說月姑若是儒怯之人，安人安肯放她出去？就是月姑也不敢逃走。然她雖是個女流，欲勝過英雄之漢，所以安人放心，並不掛慮。那月姑出了後門，一頭走一頭想道：「母親叫我暫到華府安身幾時，想我有孕在身，何面目向人？不如不去華家為是。若說張金定處，柳郎現在她家，我此去豈不羞殺。雖然七位姊妹，哪一家不留；只礙我有孕在身，無顏對人。如今算來，他家俱是去不得的。左思右想，無處安身。不免且在這裡坐一會，再作道理。」

忽見那邊有所玄僧廟宇，待我近前參拜一番，即行至廟前道：「今沈月姑逃難到此，本該進來參拜才是。怎奈身中有孕，不敢褻瀆神明，只得遠遠誠心一拜。暫借廟旁坐片時。」

拜罷即合著眼睛席地而坐。那昌德去請郎中回來見一人坐在一旁，連忙把燈一照，卻不是別人，正是月姑小姐。月姑見是昌德，心下忽驚，必是我爹爹差他前來追趕，要拿我是實。忙將身軀一扭，左手一撇，把昌德翻個斤鬥，跌倒在地。昌德爬起來道：「小姐為何使了這般傢伙？」

月姑道：「昌德，你可是員外差來趕我的麼？」

昌德道：「小男是員外差來請郎中前來看視大相公，一路回來，不期遇著小姐。未知小姐連夜要往何方？」

月姑見昌德不是員外差來趕的，即放了心說道：「員外為人糊塗耳輕，不知聽了大相公說下怎麼事，無端今夜三更時分，要害我性命。幸得我母親通得此信，我故此連夜逃走。若你回去，切莫露我風聲。」

昌德道：「小姐還是同小男回去的是。」

月姑道：「你不曉得的，自古道好馬不回頭。我若歸家，性命決難保。」

昌德又問道：「小姐如今未知要去何方？」

月姑道：「我好似逃脫出籠禽鳥一般，焉有身的定所？」

昌德道：「小姐何不到眾姐姐家暫住？」

月姑不肯，昌德心下一想：安人平常待我不薄，今日小姐有難，應該相助才是。待我想一個安身之處，方好保全。況小姐是個單身女，豈可走遍天涯？想了一會兒道：「有了，我蘇州有一個姨娘，名叫趙二娘，是個孤孀之婦，賣茶為生。我與小姐同去蘇州，且在姨娘處暫住幾時，然後再作計謀。」

月姑應允，昌德見月姑首肯，即說道：「既如此，小姐權坐片時，待我辭別員外就來。」

月姑叫聲：「昌德，你不必哄我，此去必然報與員外知道，前來拿我。」

昌德應說：「小姐不要疑心，只因大相公今宵病勢兇險，員外安人差我去請郎中與大相公把脈。我說嘉興沒一個高手的郎中，除非再往蘇州請了何相公前來看視才好。如今我回去與員外說知，便要往蘇州請那何相公，我與小姐同船齊到蘇州，豈不兩便。」

昌德安慰了月姑，一直回來，來到書房，員外安人問說：「郎中怎的不來？」

昌德道：「郎中已是睡熟，待明朝才來。」

員外大罵：「狗才不中用的，大相公這般光景，怎麼等到明日？快去請別個。」

昌德道：「若要請別個，不如不要請。小男意欲往蘇州去請何相公。」

說了一聲，往外就走。員外把手招來道：「狗才慢些走，既然要去蘇州，為什麼盤費也不帶去？」

昌德道：「盤費是必要的，快快拿來。」

員外忙修書一封，另備十兩銀子付與昌德說道：「書信一封，白銀十兩，付與何相公。這二百銅錢，把你做盤費的，速去速來，不可擔擱。」

昌德接了銀子書信，一直跑到玄僧廟旁而來。月姑一見昌德前來，便說道：「如今又是去不得了，我想蘇州何家表叔在那裡，倘若被他看見，反為不美。」

昌德勸說：「小姐不必多心，蘇州地方廣闊，哪裡認得？」

月姑方才站起身來。那時已近四更時候，夜靜無人行走。二人步來岸邊，僱了船隻，望蘇州而去。先說上卿有病方痊之人，一時動了真氣，病症加倍沉重，十分危險，昏迷不省人事。次日郎中來家看治，藥已不能進口，只存一絲未絕之氣。到黃昏之後，一命歸陰。員外安人傷心大哭，一面報與張家要金定前來穿孝服。張家推辭病體方痊不來。

張永林只得備下禮物，往沈家致祭。樹春聞知上卿已死，料想金定親事可圖，洋洋得意，不禁歡喜。華家田家陸家眾姊妹，多因與沈月姑姊妹之交，故此都到沈家勸慰。哪知月姑走了，大家一齊驚呆了。不知妹子何故動身，撇了爹娘。安人心內只道月姑總要到眾姊妹之處，當面只做不知，不敢在眾人跟前提起真情恐被人恥笑。那日沈家成殮，諸親朋鄰居，俱來作躬，也有一番忙亂。再說昌德同月姑當夜到了蘇州，自己先去見了趙二娘，那趙二娘是一個寡居之人，在山塘上開茶坊為生，甚為熱鬧。忽見昌德前來，便問道：「外甥，你一向否好？」

昌德也問了：「姨娘安康麼？」

一面就將沈員外欲害月姑小姐之事說了一遍。」

如今同外甥前來在船上，望姨娘收留小姐在此暫住幾時。」

趙二娘聽了歎道：「外甥，雖然你小姐有難，做姨母的左右也欠人，她依靠著我，卻也使得。只恐員外聞知，不肯干休；倘有不測，豈非恩反成怨？我實在不敢留她！」

昌德著急道：「姨娘只管放心。我家員外，是四季不離家庭的。從來不曾到過蘇州。目下正在怒氣未消，要害小姐性命，再過幾日氣平，依舊便好回去了。」

趙二娘躊躇一番，方才應允，快請小姐上岸。昌德大喜，連忙跑到船中，同了月姑而來。趙二娘相接入內見禮，敘了寒溫，那趙二娘眼睛好不厲害，一頭說，一頭把眼看的月姑上下週身，心內明白。曉得她已是破瓜之女，此必是員外聞知，要處治她，無奈逃走是實。又是不好盤問，只得說道：「小姐，老婦家寒，難以度日，開此茶店為生，三餐恐有不週之處，得罪小姐。」

月姑應道：「媽媽休要客話，多蒙看待落難之人，結草銜環，也難圖報，正要早晚服侍，聊表寸心。」

趙二娘應道：「小姐言重了。」

只見昌德道：「我家大相公病勢極凶，我要去請他一貼到家看病，要緊之事，不敢擔擱。」

趙二娘留住道：「既如此吃了午飯去罷。」

昌德道：「過一日再來便了。」

又安慰月姑道：「小姐你在此寬胸，不要心焦，日裡做些女工，伴我姨娘度守光明，不過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鍾。」

月姑此刻珠淚交流，叫聲：「昌德你若回去，可悄悄與安人說知，我在此處，不必煩惱。」

昌德答應曉得，小姐放心。即辭別姨娘出門而去。自此月姑與趙二娘同住，猶如親生母女一般，甚是相得。且按下月姑之事，又說昌德來到何一貼家，呈上員外銀兩書信。哪知何滄海執意不肯前來。昌德無奈他何，只得連夜趕到家中，方知大相公已經身故。便將何滄海不肯來之事說了一遍。員外道：「不來也罷了。」

昌德又悄悄說與院君，告知月姑小姐在蘇州山塘上趙二娘處暫住，吩咐安人不必掛念擔憂。那上卿哀事畢，各位姊妹辭了安人，各要到華府耽擱；說起月姑妹子無影無蹤，未知下落，不覺觸動安人心事。一時竟墜下淚來。眾位姊妹勸解一番：母親且自寬心，慢慢打聽知端的，何必這般苦惱？說罷辭別上轎，齊到華府而去。